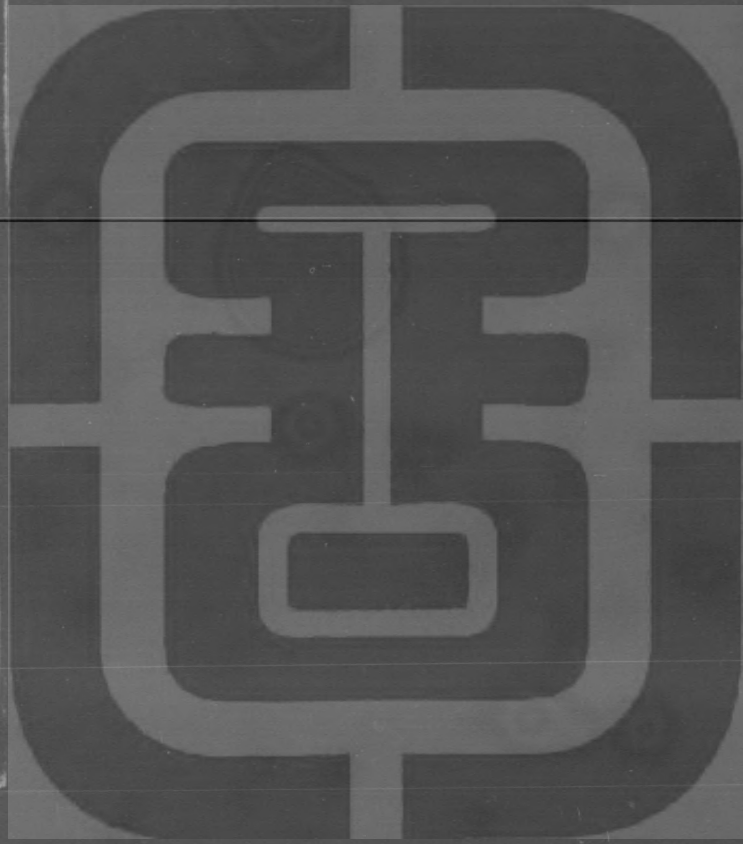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三

顏延之

臣沈

約新撰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

軍吳國內史劉杲以爲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
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
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
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
藻麗爲謝晦傳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
爲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
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
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
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
伏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旣連挫續之上又使
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
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傳亮自以文義之美一
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
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
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以爲正員郎兼
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
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
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

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
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
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
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
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羸芋溝紛
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
湘干比物荃蓀連類姑鸞鼓溢金石志華日月
如彼樹芬實穎實發珍汨心歛瞻羅思越藉用

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
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
甚厚延之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
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
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
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
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
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
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

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
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
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
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爲遠郡
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不政有謂其
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
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
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
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

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
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欵延之
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
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
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
死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正
著于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
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
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

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性靈而致之心用夫選
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
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
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
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
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
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
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
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樹德立

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
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
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
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
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
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
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
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
遺穀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

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
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若身此其亞也若
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轂之取榮謂爭
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
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
馳傾軼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誠
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
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
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
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躑於黨輩之間竊
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
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
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鷹如
深夜撤燭銜轂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
祇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
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
謂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
轂令氣愈上每高忿言對譏每下愈發有尚於

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笨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

其邪故曰辱焉則差的馬則闇是以禮道尚優
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牧
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
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
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
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
輿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
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
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

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
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
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
而人心塞矣林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譖適
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
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
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慝賓友清耳咲
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
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

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
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咲入戾期變犬馬則步
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盜金又何足論是以
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
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
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
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
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
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

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
而遂膏者幾旣膏旣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
紆其妄發其唯善戒乎嚴樂之會可簡而不可
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旣弊旣
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
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
取無謀實竝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
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
華怪飭滅質之具竒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

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
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竒麗能致諸非務則不
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旣聞之
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
德稟體五常二德有竒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
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歿有天壽人皆知
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
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耻以身
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膏

蒸故其爲害則燠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
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
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桂折故性
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卽昏難以主一目
其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
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
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
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
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

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
然而彼定不然奕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
可學嘖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
謗議有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
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
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
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
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
必在何恤人言嗔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

也不惟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
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
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
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編蓬之
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
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
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
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
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

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
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
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
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
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
同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恒爲德不慕
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
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
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慙慙結納及
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
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叛戾斯爲
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
與人餘論依人揚轂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
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
樹已拙日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
倫每思防避無通問伍覩驚異之事或無涉傳
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
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

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
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
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
定甚怒煩性小忍卽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
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惟蒸
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
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
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
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
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
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
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
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
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
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
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閒定實或以膏腴
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

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
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仁富
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合饑業
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
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
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
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
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無懷曲異故望塵請
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
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
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斲有
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旣難勝言
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
之才遽爲丘壤田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
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
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
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
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愆勿謂是賒日鑿斯密

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
所撰略布衆脩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贍身之
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劉
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
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
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
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
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
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

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鬪茸沈迷麴
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
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
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譏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
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
日月彌著臣聞轂問過情孟軻所耻况轂非外
來問由已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
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增曜台階請以
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所居官

詔可復爲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
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
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表絲正色此
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
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
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
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陳曰
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
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
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曆盡身彫日
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
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愧冒
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
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
髀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悻
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
肅祗朝校尚慙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官
府覲慰轉闕躬親息臭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

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劾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爲金紫光祿大

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積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

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並傳
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惻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
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錄事參軍蚤卒太宗即位
詔曰延之管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
濟陽太守奐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
侍郎奐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旣
事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
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
臯陵讎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
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
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
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
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愿
夫豈或免

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栢脩進至京邑
栢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
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
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
爾行參高祖鎮軍事負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
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
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
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滅北境拯其塗炭寧

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
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
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
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
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
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太
衆伐蜀命熹竒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
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
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

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即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暉徐湛之等厚善暉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

何勗檀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
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遷南譙王義宣司馬
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
燾圍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
輕往壽陽即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
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乃壁等山蠻大
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
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
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

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
乘驛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
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
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亢從僕射胡
崇之領質府司馬澄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
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
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
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竝爲虜所
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

灌率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揚方
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
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
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
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軍敗散崇之及將
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
敗馬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竝
贈正負郎澄之事在祖父燾傳三營旣敗其夕
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

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
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
爲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
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
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
脩守備莫不完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
北返便悉力攻盱眙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
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
東山土石填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大

船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
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
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並斷
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
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
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氏羌死
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荅書曰
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
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
何以不聞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郊年
此期未至以二軍盟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
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
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住攻
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
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
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
於爾壅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
識智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

是爾未飲江太歲未郊故爾斛蘭昔深入彭
城值少日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
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
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劔刀欲令
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
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
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
故質荅引燾大怒乃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鑊云
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

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
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
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
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
樓城內繫以羈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
旣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
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
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
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

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

尹加征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顛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二十厚給賜之義宣得

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即位以質爲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

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盆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愕然問質所以質曰

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
宣有憾於世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
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
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閩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
則後機致禍質女爲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
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
富貴之情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
勸獎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
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

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
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
邑報弟瑜瑜席卷叛瑜弟弘爲質府佐世祖
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
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毒豈忘痛於
肌膚盖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大雖愛
必從丞相臣義宣育慙台鉉拊聲聯服定主勤
王之業勲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
衛而惡直醜正寔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

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愆深釁重必貽
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閒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
惡念舊愛老無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
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稍惟疑遂令負展席圖
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
危逼故投袂樊葉立節於本朝揮戈晉陽務清
于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愿緇衣好賢之
美敢希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
短策而馳念况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

前邁星言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槩因緣際會
遂班槐鼎素望旣盈愜心實足豈應徼功非冀
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
夷險慮不及身仰恃天眷察亮丹款苟血誠不
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未
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澳忍之情以失四海之
望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向國全鋒凱歸
九流凝序三光平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
裁表感慨涕言無已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戎大

雷馳報義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萬人就
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
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圻築堰月壘水陸待
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
生禽軍主徐慶安軍副王僧質至梁山亦夾陣
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
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筭自非瑞積神衷德克
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啓期理高
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疆夷陂遞來邁茲凶難

國禍寃深人綱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
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橫
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疵
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
以宣効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
至族以貨傾是以康周阨覆命屠宗寃達蒼昊
郭伯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鬻
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
逞坑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作

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
北伐憚役緩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
宵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范之變
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簡振曝於觀
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
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
假存懸在畧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關自開
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足
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勲

莫已若初踐殿守忘犬馬之情奔趣帑藏頓傾
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
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
與爲疇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
極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
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曾
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
遺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嬪略市金帛
怨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尚

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
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
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已不逮僚隸託咎朝廷歸
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廝養
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諂真懷委杖遂外擅威刑
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
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賴實
兼恒情而不及謙沖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
卻至理乖范燮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
姦䟽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示遣
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直以
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
無所守功弗由已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
放命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
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寇忘
哀曾無奔拽面蕃十稔惠政蔑聞重職深掠縱
慾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敗道傷俗悖亂人
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威猶疆

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
期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
恩叙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
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
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
棘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
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
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
控率突騎陸道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

勒銳師飛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
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觸連
旌首尾風合驟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
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並旄鉞臨
塗雲驅齊引羣兵競邁秘駕徐啓八鑿搖響五
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舳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
轉以上臨下易於轉負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
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
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誨難

用倒設履安奉順轂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
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
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
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
授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
與義宣書曰昔栢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
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
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
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湛

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
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周之攻胡
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
事聞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
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勲之固
爭乃遣勲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戰死季之
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
副李文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
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

下自行義宣遣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
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
之督諸將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李
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放
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
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
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
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
至是懷貳誑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

餘並無所問文敬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冲
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旣至冲已爲郡丞胡庇之
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
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
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
主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
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
才而藉遇深重窮愚悖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
志圖泯夏違恩叛德辜過恒科梟首之憲有國

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宐深臣等參議須辜日限
意使依漢王莽事削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
鑑戒昭示將來詔可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
征虜將軍雒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敦自
隨至是竝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
弟敷司徒屬敷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敦敦子仲
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質之起兵也豫
章太守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
仲儒竝爲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任蒼

之字處茂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
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
有餘杜仲儒杜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
之起義招質質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
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都官曹郎中沖之
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
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
軍於南陵功封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勳
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亡追

贈給事中大同縣人軍隆天顯亦采山輝之戲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
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
義熙元年起義襲偽雒州刺史祖蔚進向江陵
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宵城縣侯食邑
千五百戶桓謙荀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
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
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
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

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
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
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善於撫御士民皆爲
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羗頃之病卒高祖定長
安軌爲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
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
致誠以晉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
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
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

寧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
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
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克
宿衛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
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
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
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
察并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兩還
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

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關寬
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
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
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
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
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蕃天祚因其
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天祚爲
燾所愛羣虜並畏之公問因得逃歸後爲山
陽太守太宗初興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

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
共破劉康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
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
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群下
於其王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社戍虜
有六七百人爽譎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三百騎
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
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
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許昌還

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鐸曰爽秀得罪本朝負釁
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黜僞授
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
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夷庚
雖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
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亾
殮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
籍將旋之願齊契義奮臬馘醜徒馮恃皇威肅
清逋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

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
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
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
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潁川聶
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說下詔曰僞
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幹削到忠誠久
著撫茲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剪喪醜肅
定邊城獻馘象魏雖宣孟之去翟歸晉積當之
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

授任逞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
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
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
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
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內史將
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汝陰
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竝授官爵賞賜資給甚
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
人是歲二十八季也虜毀其墳墓明季四月入

朝時燾已死上憂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僞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疆

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精

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卽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潁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殺之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竝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竝畱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籠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左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

分路竝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
疆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便引軍還
還下獄夏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歷陽
鎮軍將軍沈慶之係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
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
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下所斬送
進平壽陽子弟竝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
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謀之俱下雒州刺史朱脩
之起兵奉順夏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喜曰

魯秀不來滅質易與耳秀至襄陽大敗而反會
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之義宣
還江陵秀與其北走衆叛且盡秀向城上射之
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
贈韋處穆揚元駒給事中庾騰之負外散騎侍
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
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
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

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朝廷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旣至京都詣領軍將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楊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瓘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真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脅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與宗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食

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即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閣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攸

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鍾沖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摠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旣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

宋書卷三十四
三十一
曰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殷
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交輿尸而反文武
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
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
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今輒相推爲統但
當相與勦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旣出諸軍主並
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
國活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
能下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旦進戰自寅

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
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
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
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
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
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
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
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
太宗尋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鄴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袁顛復率大眾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農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竝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亾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鵠尾食盡遣千人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奔顛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貲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少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

以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
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
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
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
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
守宿預睢陵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
公領職復來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
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鑿四周
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

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
虜遣清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
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
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
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
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旣有至
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
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
不反其年秋太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

清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宜往反者七
上大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
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
今便不肯爲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
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暹墟上悔追軍令
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
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
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稍劊會暮引軍入顯達壘
夕衆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

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守吳陸道量並以文
記之才隨攸之及張永比討永一奔攸之再敗
幼弼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淮陰以爲持節假
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
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
辭不拜乃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
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
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
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

自疆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自圍
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
宿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治
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
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
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
同豫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
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
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
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
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澨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
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
舟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
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遵奉江州刺史桂
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
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
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

徽二季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
今反朝廷必嚴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
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奧與軍馳
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
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闖外朝廷疑憚之累
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
使問攸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
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

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
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戎防一番撲討蠻蜒可彊
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還之事
伏聽朝旨朝廷逾懼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
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
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
陵並爲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
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建平爲峽中蠻所破至
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入峽

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
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之
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
賜爲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
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
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爲府司馬劉道欣
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
建平斬道欣臺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
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

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
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
聚衆繕甲姦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
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
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
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
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劔二十人遣
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劊斫之具

以示攸之元琰既至江陵攸之復有異志腹心
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反
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
馬二千遣使要雒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
伯季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
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
季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
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
同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
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
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率寧
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
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
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率寧朔將軍中兵參軍
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
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
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

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
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
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
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
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沌口云當問訊安西
斲泊黃金浦旣登岸郢城出軍擊之攸之聞齊
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時齊王
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冠賤履
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陵我郊
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
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閭伍邀百戰之運乘一
捷之功鑄山裂地腰金拖紫窮貴於國極富於
家擁旄蕃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督志屏卽有專
征之釁橘柚不薦瓊璫罕入箕賦深歛毒被南
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荆饕餮其心谿壑其性從
始至終汭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繕集虺卒結
釁外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
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

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負外散騎常侍冠
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
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
宜與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國
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
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驃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
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
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
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校尉寧朔
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輔國將軍
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
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
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
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
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
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雋輕
艦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
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

刺史統馬軍主泚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
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悖龍驤將軍軍主薛道
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
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靛校尉王洪
軌龍驤將軍宓從僕射軍主成置等鐵馬五千
龍驤後隊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勁志駕日
接衝拔距鷹隼視顧眴則前後風生喑鳴則
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隙
能堅然後鑿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

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鞬成岳
漁陽墨騎浴鐵爲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
之日幸加三省其鋒敵營壁之主驅逼寇手之
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
不爾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
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
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
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
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

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七國連兵之勢隗躡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踰海越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爲豎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筲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搆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外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革運凶黨懼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旣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崩挫本非已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

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遁再鄙王師又應肆法先
帝英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峭之
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
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
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已以爲慶
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臯一也又攸之累登蕃
兵自郢遷荆晉煨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
攸之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筭器甲
精器銳士竝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

略虜罔顧國典此其苞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
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恒用姦數旣欲發
兵宐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
伐盡戶發上蟻聚郭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
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
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
之罪三也去督桂陽竒兵關起京師內曩宗廟
貼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寔宐
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弱卒三千竝皆

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臯
晉熒何其平日斬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重
皇戚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臯四也
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
納羈絆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
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攤護逋
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臯五也又攸之
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
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士全用虜法一人

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
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
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曠蕩之
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臯六也蒼
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蕃鴟目西顧留其長
息元琰以為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賴社稷
靈長獨夫逆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
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
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臯七也廢

昏立明先代盛典交廣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
密邇內畿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
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
之臯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
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竝加崇授
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
蒙誰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釁此其大逆之臯
九也攸之以谿壑之性含梟鳩之腸直置天壤
已稱醜穢況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
臯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
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
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
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
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審
其易取舍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裂之心
虎豹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
則霜野奔靄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稷
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之焰

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
相逼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
宜爲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
之典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
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
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
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
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櫜覲接莫由若使
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
則無以謝燹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僂不犯
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骼卷
鐵之將煙騰颯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
不先布下情又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
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
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
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
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
懷無厭之願旣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

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
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
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
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
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
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
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
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
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
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
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
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
華容界爲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
陵張敬兒尅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
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
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尚齊王女義興
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是齊王迎還第內
今皇帝即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攸之第

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謹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嗇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湏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尚書庫部郎亦先攸之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

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真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

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筆皆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悞耳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笞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

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
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
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
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
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斲生
何須見問敬兒曰歿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
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
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
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
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
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
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
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
敗管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
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合
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
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
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于珍東孫同

裴茂仲武宗儼之竝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儼
之詞也臧渙詣益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
惡或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兵西文不厭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沿流
本無吞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
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旣主異穆哀臣皆代
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
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
西郢季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
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
休旣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
異代如一也

異外一也

朴雅異其有列之於後夫以是為自然固

首事也

列傳卷第三十五

宋書七十五

萬以之

臣沈

約

新撰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

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

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

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季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濬

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揚削橋觀鬪

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季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羨與錫不協譁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旣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毋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

騁或二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季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季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

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
祖於雒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
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
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
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
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
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畱江陵南蠻不
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
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季間便望宰

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
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矐及遺賤飾短捐
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
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
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
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燕謬每陳
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
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
謠黎氓夙宵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

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
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
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
迺誠猶有歎哭之諫况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
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
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
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
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
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

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
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
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
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
謬識其難卽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
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
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
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
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

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
識恩之厚不知報荅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
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
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
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
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
宜裁防閒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
狄貪林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
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

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
遠近小大願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
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所
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
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
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
衆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
許僧達三啟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兵
郡太守暮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

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

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

貧須養僂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
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
二三屢經聞啟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
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
務處置會琅邪遷改卽蒙敕往反神翰慈誘殷
勤令裝成卽自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溪因彼散
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釁積禍并仍丁艱罰
聊及視息卽蒙逮問具啟以奉營情事負舉猥
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躋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
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
轂至止之日戎旗已舉在郡雖淺而貪得分了
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
敕亾從兄僧綽宣見畱之音聞疾寡任野心素
積仍附啟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亾兄臣錫奄
見棄背啟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
義興臣自天飛海沫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
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豪之積羸疾闇痲
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

動乖治要故收崖歛分無忘俄頃寔由有待難
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斬懇俯
執初願置乞江湘遠郡一二季中庶反耕之日
糧藥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地
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
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諱
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
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
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

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嶮阻吉凶路塞悠遠之
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願分心挂腹實
亦私苦幸屬聖武尅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
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
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
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踰
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鵠渚飲
愧於新亭及元凶旣殄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即
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蠻護軍旬月私

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墨
况參要內職承寵外畿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
披誠啟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
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
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
朝序慙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
身瑕矜其貴戚迂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至之
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收
足失所本忘閉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

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
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受生辰
合芳離蛻遐邇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
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
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
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
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
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
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

比日眩瞶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衛昏底
心氣冲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私
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
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旨抑揚
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啟付南臺又
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
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
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
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民高闍沙

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
之瑞嘗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爲亂
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負外散騎侍郎嚴欣之
司空參軍闕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
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
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
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
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
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道中艱

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貫其鴻慝爵遍外內身窮
榮寵曾無在泮食榘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
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倚結羣惡誣亂視聽朕
每容隱思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
成燎原之勢涓流北江河之形遂脣齒高閣契
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梟餘黨
就鞫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忍法爲情
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覲固
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之重行
匹夫之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律漢法
攸尚優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
昭公弘契濶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
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
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還京邑
後廢帝元微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
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
學爲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
江寧令坐知高閣反不即啟聞與閣共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
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
測得臣文矣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爲太學博
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
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
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爲竣在府有
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
郎府主簿二十八季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
竣議曰愚以爲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
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
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管季江上之役乃是和
親之所招歷稔交騁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
依違不絕旣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
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
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
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
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
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

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傲罔已通而爲節則必
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脩德化外
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爲長初沙門釋僧
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
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
叙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
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
軍三十季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
假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咨議
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
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
竣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
咨稟凡厥衆事竣皆專斷施行世祖踐阼以爲
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
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元季轉吏部尚
書領驍騎將軍畱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旣隆
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

人爲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竝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彊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卽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季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倣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朔季歷旣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判刑箸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爲品詔可鑄錢形式薄小輪

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
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
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
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
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晉令民鑄改造榆莢而
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
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
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
貫盈府天下殷富况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
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
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
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
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
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歛輪郭藏之以
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
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季之間公
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

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
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
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
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
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
僞雜旣禁樂入必寡云歛取輪郭藏爲永寶愚
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歛輪郭輪郭
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
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

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禹稅三千又云
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巨昧
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
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
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
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
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
不均加以剪鑿闕 鈔錫衆斫耳越若止於盜
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

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

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暫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

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劾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縋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

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始初唯禁鵝眼縑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慙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壟畝飢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清軌

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空之秩豈期天地中闕殷憂啓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朞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侔貴方欲諛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彛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肓所以寤寐兢

遠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
願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爲薄
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
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
下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
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
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
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
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

大明元季以爲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旣
許僂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
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
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
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恨言不
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
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國竭
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叔作
戒子哲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

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
 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
 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
 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
 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諱忤已輒加
 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
 竣權恣不行怨對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
 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
 門即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
 惑視聽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
 懼偽請東牧以下天旨既獲出蕃然詈方肆反
 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協姦私宣示
 親朋動作群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
 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
 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
 國道將顛釁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
 負世議逮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
 充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

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
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
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
歌不異平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
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
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
溪壑之心在盈彌參虎冠狼貪未足爲譬今皇
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黜化寔唯害焉宜加顯
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刑
爵士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僂加大
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
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
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
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
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爲奏
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
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
文集行于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曾解帶義
止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
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屐威行萬物欲有必從
事無暫失旣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
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
愈結嫌怨旣前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
此乎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
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七十五

初九日校 道統識

列傳第三十五

萬曆二十二年刊

宋書傳卷三十五

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宋書七十六

朱脩之

臣沈

約

新撰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

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湛益州刺史脩之自州

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

王道守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

爾祖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旣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深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没人邢

懷明竝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

討蠻失利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

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已唯以撫納群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麤飢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

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諡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竝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群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

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

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愨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愨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三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愨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

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飢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愨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愨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及愨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愨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

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愨有佳
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
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
將軍謚曰肅侯太始二年詔以愨配食孝武廟
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
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
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敘云爾祖牢仕慕容
氏爲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

謨幼而不羣世父粲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
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爲從
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
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
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
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
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
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
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

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淆澗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旣遠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礪礪戍主奔走遂圍沿臺積旬不克虜主拓跋燾率大

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碣礮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碣礮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

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湛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竝免官尋復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遷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

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陪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竝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所稱謂四方

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薑茶供春膳粟漿充夏食鮑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毘喻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飢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旣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

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項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

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諡
曰莊公子深早卒子績嗣
史臣曰脩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絜之操
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
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
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列傳第三十六

宋書七十六

